

● 吴晗著

朱元璋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海南出版社



名人传记

吴晗著

朱元璋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

[琼]新登字(03)号

责任编辑 张新奇

朱元璋传

吴晗著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
海南出版社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印张:7.5

字数:175,000

1993年7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

*

ISBN7-80590·554-1/I·40

定价:7.50元

目 次

第一章 小流氓	1
一 小沙弥	1
二 游方僧	9
三 逼上梁山	18
第二章 红军大帅	33
一 小亲兵	33
二 小军官	37
三 大元帅、大丞相	49
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	61
一 鄱阳湖决战	61
二 取东吴	72
三 南征北伐	82
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	98
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	98
二 农民被出卖了	104
三 新官僚养成所	112
四 皇权的轮子——军队	123
五 皇权的轮子——新官僚机构	129
六 建都和国防	136
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	141

第五章 恐怖政治.....	149
一 大屠杀.....	149
二 文字狱.....	163
三 特务网.....	173
四 皇权的极峰.....	180
第六章 家庭生活.....	193
一 马皇后.....	193
二 皇子皇孙.....	198
三 教养和性格.....	205
四 晚年的悲哀.....	214
朱元璋年表 (附录)	220
18	王吳陵公國吳从 卷二第
18	趙夫張田晴 一
87	吳宗輝 二
88	趙非五南 三
89	朱啟發帝皇大 卷四第
89	魏即味國帝即大 一
101	丁莫出對吳宗 二
112	趙祖養翁官蔣 三
131	趙平——于鍾節好皇 四
131	蔣蔣翁官蔣——于鍾節好皇 五
131	胡國味蔣重 六
141	葉發計仕味發一大 十

第一章 小流氓

一小沙弥

元至正四年（公元一三四四年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的第十二年），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苦难。旱灾，蝗灾，加上瘟疫。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雨了，栽下的苗晒得干瘪枯黄，大地裂成了一条条的裂缝。到处在求雨祈神，老年人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，孩子们戴着柳枝圈窜出窜进。正在焦急没收成时，又来了弥天漫地的蝗虫，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吃得一干二净。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在唉声叹气，哭丧着脸，说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成，这日子着实过不得了。

不料祸不单行，疫瘟大起，钟离太平乡的人，接二连三的病倒。已经吃了多少时候的草根树皮了^①，病一起就挺不住，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，接着是上吐下泻，不到一昼夜便断了气。起初大家还不理会，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天死去了几十个人，家

^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：“洪武二年三月丙申，上以旱灾相仍，因念微时艰苦，乃祭告任祖庙后曰：‘因念征时皇考皇妣，凶年艰食，取草之可茹者，杂米以炊，艰难困苦，何敢忘也。’”

家死人，天天死人的时候，明白这是上天在降罚，散布瘟疫来收人，才着了慌，不管“在数的难逃”的老话，还是逃命要紧，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，只要有亲戚朋友家可投奔的，连家里的病人都顾不得了。不过几天功夫，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，便闹得人烟家落，鸡犬声稀，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。

孤庄村^①朱家，朱五四官名叫世珍的，一大家人，不过半个月，死了三口。五四六十四岁了，四月初故去，三天后，大儿子重四学名叫兴隆的也死了，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。五四的二儿子重六（兴盛）和小儿子元璋（原名兴宗，小名重八），眼看着大人一个个倒下，请不得郎中，抓不得药，只急得相对痛哭。^②尤其为难的是：家里没有一贯钞，一钱银子，买不了棺木，更谈不上坟地。田主呢？几年的主客，想来总该施舍佃户一块埋骨之地，谁知不但不理会，反而“呼叱昂昂”^③。邻舍们都觉得难受，伤心。正设计较处，同村人刘继祖^④不忍心，慨然舍了一块地，^⑤两兄弟磕头谢了，真是一头有了着落。但是，衣衾呢？棺槨呢？还是没办法。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裳包裹了，抬到坟地草葬。两兄弟一面抬，一面哭，好不容易抬到了，还未动手挖坑，突然间风雨交加，雷轰电闪，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。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，约够一顿饭时，天

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，一统肇基录本皇陵碑，并作孤庄村。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天潢玉牒作太平乡县庄村。七修类稿引皇陵碑作孤庄村。

② 明太祖实录卷十八，潘程章国史考异引承休端惠王统宗绳贯录。

③ 纪录汇编本御制皇陵碑。略按皇陵碑有二本，一危素撰，太祖实录三十七：“洪武二年二月乙亥，诏立皇陵碑。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，至是文成，命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。一太祖御制，洪武十一年四月，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，特述艰难明昌运，俾世代见之。”一散文，一韵文。二文并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，后文亦收入纪录汇编。

④ 天潢玉牒及高岱鸿猷录作刘继祖，徐祯卿翦胜野闻作刘大秀。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又惠侯条：刘继祖字大秀。明太祖高皇帝文集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诰，略曰：“朕微时罹亲丧，难于宅兆，尔发仁惠之心，以己沃壤，慨然见惠，大惠云何可忘。”

⑤ 皇陵碑，御制皇陵碑，天潢玉牒，翦胜野闻，鸿猷录龙飞淮甸。

霁雨晴，到坟地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尸首不见了，原来山脚下土松，一阵大水把坡上的土冲塌了，恰好埋了尸首，薄薄的一个土馒头，俗话叫做“天葬”。^①三十五年后，朱元璋写皇陵碑时，还觉得伤心：“殡无棺椁，被体恶裳，浮掩三尺，莫何肴浆！”^②

父母的大事虽了，过日子呢？没留下一寸土，一颗米，元璋饿了些日子，到处找零活作。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，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，怎么雇得起人？到处碰壁，懒洋洋地不愿回家，一迂到村外给他父母上坟。蹲在新长着青草的坟边，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，对付肚子。

他长得躯干魁伟，黑黑的脸，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，高高的颧骨，却又大鼻子，大耳朵，就整个脸盘看，恰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，脑盖上一块奇骨隆起，像一个小山丘。粗眉毛，大眼睛，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，却怪匀称，怪威严而沉着。

小时候替人看牛放羊，最会出主意闹着玩，别的同年纪的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习惯地听指挥。最常玩的一个游戏是作皇帝，你看，虽然光着脚，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，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，扎在嘴上作胡须，找一块车辐版顶在头上当平天冠，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，土堆上一坐，自己做起皇帝来了。拣一些破木板，让孩子们必恭必敬地双手拿着，当作朝笏，一行行，一排排，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，同声喊万岁。

又最会作坏事。有一天，忽然饿了，时候早又不敢回家，怕田主骂。同看牛的周德兴、汤和、徐达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

① 徐禎卿翦胜野闻，王文禄龙兴慈记，王鸿绪明史稿太祖纪。

② 御制皇陵碑。

了。大家越说饿，真的肚子咕噜得越凶。这个说有一碗白米饭吃才好呢，那个又提真想吃一顿肉，一个又说肉是财主们吃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个个的嘴都说得流涎。猛然间元璋一喊有了，大家齐声说什么？元璋笑着说，现放着肉不吃，真是呆鸟！大家还不明白。元璋也不再说话，牵过一条花白小牛娃，放牛绳捆住前后腿，周德兴看了，赶紧抄着砍柴斧子，当头就是一斧。汤和徐达也来帮忙剥皮割肉。别的孩子们拣烂柴树叶，就地生起火来。一面烤，一面吃，个个眉飞色舞，兴高采烈，不一会儿，一条小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根尾巴了。这时太阳已经落山，山脚下村子里，炊烟袅袅在半天空，是该回家的时候了。蓦地一个孩子省悟了，小牛吃了如何回主人的话。大家都面面相觑，想不出主意，担不起罪过，正在着急，互相埋怨，乱成一团的时候，小一点的孩子竟哇声哭了出来。元璋一想，主意是自己出的，责任也该担起来，一拍胸脯算我的事。也真亏他想，把皮骨都埋了，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空缝里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，只留下尾巴，拉了半天不出来。孩子们齐声说好。当晚上，元璋挨了一顿毒打，被赶回家。虽然吃了苦，丢了饭碗，也深深得到孩子们的信任，大家都甘心当他作头脑。^①

元璋算是十七岁，是元天历元年（公元一三二八年）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，属龙，扣准了还不满十六足岁。父亲是老实本分人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头发胡子全白了，搬了一辈子家，从泗州盱眙县迁到灵璧县，又迁到虹县，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，住了十年，活不下去，再迁到西乡，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。^②十个田主大户竟有十个是黑心的，说尽好话算是佃了几亩地，天

① 王文禄《龙兴慈记》

② 危素撰《皇陵碑》，天潢玉牒，明太祖实录卷一。

不亮就起床，天黑了还在地里作活，出气力、流汗水，忙碌一年到头，算算收成，十成里竟有六成孝顺了田主。左施肥、右辟水，把田地服侍得肥了些，正好多收一点时，田主立刻就加租，划算一下，还是佃户吃亏。划不来，只好搬家另觅大户；忍下去吧，三两年后还是得被撵走。因之 虽然拖儿带女，在一地方竟住不满十年，而且，老是替新大户开荒地，服侍熟了，就得走路。卖力气，受欺侮了一生，到死后，连葬处都没有，要不，怎么会求刘继祖舍地？

儿女都大了。大哥二哥算是娶了媳妇，说也笑话，连花轿也用不起，喜酒也没有一钟，还不是一样佃客人家的女儿。三哥重七（兴祖）给人家招了上门女婿，白得一房家小，可是得给人家挖一辈子地，——也好，家里省一张嘴。大哥有两个小的，二哥也养了一个男孩，算是一家老小三代。大姊嫁给王七一，二姊远了，还是在盱眙时候订的，男人叫李贞。^①只有自己没成家，要是时和世泰、雨顺风调的太平年头，一家子勤勤恳恳，佃上几十亩田地，男耕女织，喂鸡养猪，上山砍柴，沿路捡粪，靠着有的是人力，缩衣节食，苦虽苦，像牛马样总活得下去。偏又时运不济，二嫂三嫂先后病死，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都夭折了，王家满门死绝，嫁给李家的二姊也死了，姊夫带着外甥保儿逃荒，不知去向。偏偏今年又闹瘟，一家三口都被瘟神带走了，偌大一个人家，只剩大嫂王大娘和二侄文正，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了。

剩下四口人，粮食一颗也没有，地里的呢。一早一蝗，收到的不够交租，哪来吃的！平时一家子都靠力气血汗换饭吃，如今只好吃草根树皮，何况也不容易找。估计大嫂还有娘家，总

^① 统宗绳谱录，国史考异引朱元璋朱氏世德碑，七修类稿卷七，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。

可以央告到一升两升。二哥呢？这些天脸色也老是不对劲。自己食量又大，粗重活计虽干得，却苦于这荒年，空有气力没处卖。小时候虽跟蒙馆老师上过几月学，一来贪玩，二来农忙得下田，哪曾好好念过一天书，虽然靠着有点记性，认得几百个字，又苦不甚通解，故不得文墨勾当，当不得衙门里的书手，也写不得书信文契。父亲搬到本村来，本是贪图这一乡荒地多、人力少，只要死命使气力，三个壮丁加上女眷，孩子们替人放牛赶羊，也不会吃闲饭，天可怜见有两三年好庄稼，对付着混过日子。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刻薄狠心像是田主应有的德性，三节送礼，按时交租，陪着笑脸，还是掂斤播两，嫌麦子太潮，嫌称不够，恨不得用两个秤砣，扳住秤尾起不来。那一些管事的更是刁难百般，饶是肥鸡大肉，大碗酒，还拍桌捶凳，脸上像绷过似的，剥不出一丝笑容。这年头能少交一点租就是天大的人情了，还敢开口向他们借口粮？官家的赈济呢？不敢指望。即使皇恩浩荡，居然会有点，还不是落在县官的荷包里、大户的仓库里去，哪儿会有穷人的份，而且，即使漏出一星星、几颗颗，要铺保啦，到保甲长家里去捺手印啦，又是调查啦，登记啦，还有什么什么的，发下来不够吃一顿，腿跑断了，头磕破了，气受够了，也许还挨不着，轮不到。索性断了这个梦，倒少些麻烦。再说本家呢？伯父这一房还在泗州盱眙县，是祖父手上打的根基，伯父名下有四房，听说近年已衰落得不像样，几个哥哥侄儿先后去世，只剩一个四嫂在守寡，看光景也投奔不得。^①

再往上，祖籍是句容，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。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户，本地不出金子，官府不由分说按年照额定的数

^① 朱氏世德碑，统宗绳蛰录。

目要，只好拿谷子换钱钞，到远处买金子缴纳。后来实在赔纳不起，没奈何，丢了房屋田地，逃到泗州盱眙县垦荒。那边几代没来往，情况不明，再老的祖籍是沛县，如今已经隔了几百年，越发不用说了。^①

舅家呢？外祖父陈公那一嘴大白胡子，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，仰着头，那扣齿念咒的神气，还依稀记得。想起来也真怪，只知道叫他外公，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。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，差一年便算人瑞，可以报官领赏，据说还有花红表里，县太爷还要请酒作揖呢。母亲曾翻来覆去的说外祖的故事，这话已有五六十年了！那时外祖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，鞑子兵进来，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，连文丞相都打了败仗，被俘虏过去。张世杰忠心耿耿，和陆丞相保着小皇帝逃到崖山，那年是己卯年（公元一二七九年）。二月间，张世杰集合了一千多条大船，和鞑子兵决战，不料崖山海口失守，斫柴取水的后路给切断了，大家只好吃干粮，干得忍不住，连海水也顾不得，大口大口灌下，弄得全军都呕泻病困。鞑子兵乘机进攻，宋军船大，又都联在一起，无法转动，三军望绝死战，一霎时中军已被冲破了，陆丞相眼见得_不济事，不肯被俘，让鞑子作践，仗剑叫妻子女儿都跳下海去，自己背着六岁的小皇帝跟着殉了国。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，冲出重围，打算重立赵家子孙，恢复国土，忠义之气实在感动人。谁知天不保佑，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，一阵飓风，把船都吹翻，张世杰也淹死了，宋朝也就真个亡了国！外祖掉在海里，侥幸被人救起，吃了许多苦头才得回家。为着不肯再替敌人当兵，迁居到盱眙津里镇。他原来会巫术，就靠当巫师，画符念咒，看风水，定阴阳过日子。到老年

^① 朱氏世德碑。

常时含着一泡眼泪说这故事，惹得听的人也听一遍哭一遍。外祖只生了两个女儿，大的嫁给季家，小的就是母亲；过继了季家大表兄作孙子，外祖死后，这些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，料想这年头，景况也不见得过得去！^①

元璋想来想去，竟是六亲都断，天地虽宽，无处投奔，前后左右，四面八方，无路可走，越想越闷越烦，无精打采地走回家来，蒙头便睡。

吃了一些日子草根、树皮、糠屑、观音土，半饥半饱，落魄失魄似地一筹莫展。大嫂带着侄儿回娘家去了，二哥一样的饿，也没主意。当时在一起的几个朋友周德兴汤和年纪都比自己大，有气力、有见识，又都出外谋生去了，无人可商量。从四月一直呆到九月，半个年头了，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。

天还是吝惜雨水，蝗虫越来越多，日子久了，连草根树皮都吃完了，再也撑不下去，和二哥商量如何是好，二哥急得直跳，哭了半天，想想只有远走他乡，各奔前程找活路去。哥哥舍不得兄弟，兄弟舍不得哥哥，哭得连邻舍也伤心了。隔壁汪老娘看着重六不放心小兄弟，提醒当年五四公不是在皇觉寺许了愿，舍朱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吗？如今何不一迂当和尚去，一来还了愿，二来总有碗淡饭，不比饿死强？二哥想想也是办法，这事就此定了局。^②

原来元璋少时多病，才生下，三四天不会吃奶。^③肚子胀得圆圆鼓鼓，险些不救。五四公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，怕是命硬，许只有佛菩萨救得下，索性舍给庙里吧，一迂抱着孩子进一个寺，寺里和尚一个也不在，接不着头，又抱

① 明史卷三百外戚陈公传。

② 御制皇陵碑，危素撰皇陵碑。

③ 鸿猷录龙飞淮甸。

回来。忽然听见孩子哭声，梦醒了，孩子真在哭，妈妈在喂奶，居然会吃奶了，过几天，肚胀也好了。长大后还是三天风、四天雨，啾啾唧唧，病总不离身，父母着了慌，想起当年的梦，才真的到寺里许了愿，给元璋舍了身。^①

汪大娘和他的儿子汪文替元璋预备了香烛，一点礼物，央告了高彬法师。九月里的一天，皇觉寺多了一个小沙弥，长老添了小徒弟。朱元璋剃光成葫芦头，披上一件师父穿烂的破衲衣，居然是佛门弟子了。扫地、上香、打钟、击鼓、煮饭、洗衣、念经，是日常功课，见人叫师父、师兄、施主，连称呼也改了。早晚听着钟声、鼓声、木鱼声，想想自己，想想半年前的家，想想不知逃到哪儿去的二哥，心中无限感慨。^②

二 游方僧

皇觉寺座落在孤庄村西南角，规模不大。照例一进门是四大金刚，横眉怒目，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，二进是大雄宝殿，三进是禅堂，左边是伽蓝殿，右边是祖师殿。油漆都已剥落了，佛像金身披着灰尘，殿瓦上满是青草，院子里铺的石板也已坎坎坷不平，显出一副衰落样子。八九个和尚，穿得挺寒伧，讲佛理说不上三句，光会念阿弥陀佛。平时靠有限的一点常住田租米，加上替本乡人念倒头经、打清醮，做佛事，得一点衬钱，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，总比当粗工垦田地出气力安逸。原来那时候出家当和尚也是一门职业。有的是迷信，以为当了和尚真可以成佛成祖，这类人很少。有的是作了坏事，良心不安，躲进

① 皇朝本纪。

② 危素撰皇陵碑，御制皇陵碑，天潢玉牒，鸿猷录龙飞淮甸。

佛门医心病。有的呢？杀人放火，怕官府刑法，一出家作佛门弟子，就像保了险似的，王法治不到。更多的呢？穷苦人家养不活，和尚吃十方，善男信女的布施吃不完，放印子钱，多几张嘴不在乎。而且，寺院里多的是有钱人舍的田地，挖地垦田都要人力，多一个徒弟，强过雇长工，得力还省钱。朱元璋年青力壮，正是使气力的时候，高彬长老收留了他，没有受过戒不能算和尚，照寺院规矩叫小沙弥，至于真正要讲佛学、弄经典、说道理，那是从来也没有的事。

元璋生性泼辣阴狠，从小贪玩撒野，爱出主意，支使人。又是小儿子，父母哥嫂都宠着些，就越发自尊自大，忘其所以了。兼之有点小聪明，看事情比别人准，也来得快，打定主意要弄成什么，一定要做到，也常常做到，伙伴们都服从调度。可是一到皇觉寺，景况便全不相同了，不说师伯师叔师父师兄，还有师娘师妹，原来高彬长老是有家小的，^①个个都是长辈，得低声下气，成天赔笑脸伺候，就是打水煮饭的长工，也威风得很，讲先来后到的规矩，支使元璋做事。这么一来，元璋除了做和尚的徒弟之外，还兼了两个差使，一个是长老家的小厮，一个是长工的打杂。事情多，闲气也就多，日子久了，堆满一肚子火气，时刻要发作，却又使劲按住，为的是吃饭要紧，闹决裂了没去处。

对活人发作不了，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。一天扫佛殿扫累了，扫到伽蓝殿，已是喘吁吁的，不留神绊住伽蓝神的脚，跌

^① 皇朝本纪：“时师且有室家，所用勿济。”谈迁枣林杂俎僧娶妻室条：“凤阳大龙兴寺，即皇觉寺，一曰于皇寺。太祖敕僧律：‘有妻室僧人，除前辈老僧，盖因元末兵乱，流移他方，彼时皆有妻室，今已年老无论外，其后进僧人，有妻室者，虽在长上辈比肩，及在下诸人，皆得凌辱，亦无罪责。’今僧俱婚娶亦无差累。”草木子杂俎篇：“中原河北僧皆有妻，公然居佛殿两庑，赴斋称师娘，病则于佛前首谢，许披袈裟三日，殆与常人无异，特无发耳。”

了一交，没地方出气，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。又一天，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给老鼠咬坏了，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。伽蓝神是管殿宇的，菩萨不管老鼠，害徒弟受罪，新仇旧恨，越想越气，向师兄讨了管笔，在伽蓝神背上写上“发去三千里”，罚菩萨去充军。这两件事都被长老看在眼里，也不说话。^①

皇觉寺是靠租米过日子的，这一年灾情太大了，收不到租，师父师叔成天和佃户吵架，恫吓着要送官，眼看着地都晒白了，十成粮食还收不到半成。几百年的古寺第一回闹饥荒，师婆出主意，先打发挂单的和尚走路，接着师伯师叔也出门云游。不上十天，除了师父一家子，全各奔前程去了。朱元璋当沙弥才满五十天，末了一个被打发。没奈何，虽然念不得经典，做不得佛事，也只好学个做和尚的样子，出门行脚。一顶箬帽，一个木鱼，一个瓦钵，背上拳头大的包袱，拜别了师父一家子，硬着头皮，离开了家乡。

说游方是和尚们的话，俗人的呢，就是叫化——见大户伸手要米要钱要饭吃，也叫化缘。大户人家多半养狗看门，狗有宗德性，专咬衣衫破烂的穷人。为着不让狗咬，离大门几步使劲敲木鱼，高唱佛号。作大户的和狗一样，也专打穷人的算盘，可是和狗不同，为的是坏事作得太多，这辈子不好，要修来世，求佛菩萨保佑，死后免入地狱、上刀山、下油锅。要让佛菩萨说好话，就得对和尚客气，把从佃户榨来的血汗，匀出一星星作布施，算是对佛菩萨的贿赂。这样，一听见木鱼声，就明白是作好事的机会来了，一勺米，几文钱，绝不吝惜。主人对和尚客气，狗也落得大方了。要是主人不出来，硬赖着不走，把

① 龙兴慈记。

木鱼敲得震天价响，响到邻舍四面都听见，这时候，不是大娘大母出来打发，就是主人出来，为的是他一向有善人名气，吵得邻舍都知道了，会落不信佛的坏名誉。而且，明知道和尚上门绝不肯空手走，多少总得敷衍一下。还有化缘的只要学会说谎话，明明是钟离皇觉寺的，偏说是峨嵋山金顶寺，天台山国清寺，普陀什么寺，反正和尚没有籍贯，无从查对；再说一套大殿翻修，菩萨开光或者装金，递上化缘簿，多少是一笔财喜。积少成多，走上几百千家，这笔钱也就够一些时候化销了。

朱元璋虽然只住了两个月庙，成天听的是这一套，见的也是这一套，不会也会了。打定主意，听人说往西汝州一带，年岁比较好，反正只要有饭吃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可去，也没有定规的日子，爱走多久就多久。就向南先到合肥。转向西，到固始、光州、息州、罗山、信阳，北转到汝州、陈州，东返由鹿邑、亳州到颍州。游来游去，只拣繁富的地方，穿城越村，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。^①软化硬讨，受尽了人生的辛苦，走遍了淮西一带名都大邑，熟识了每一条河流，每一个山脉的地理，尤其是人情、物产、风俗，充实了丰富了经验，锻炼了坚强了体力。这时期的景况。用他后来写的皇陵碑的话：

众各为计，云水飘颻。我何作为，百无所长。依亲自辱，仰天茫茫。既非可倚，侣影相将。突朝烟而急进，暮投古寺以趋踰。仰穷崖崔嵬而倚碧，听猿啼夜月而凄凉，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，志落魄而快伴，西风鹤唳，俄淅沥以飞霜。身如蓬逐风而不止，心滚滚乎沸汤。

文字虽然极拙劣，感情却是很真挚的。一直到至正八年（西元一三四八年）听说家乡一带在闹土匪强盗，很不太平，人

^① 危素撰皇陵碑，太祖实录。